

罗勇著

爱情 选择题



青春旗

青春旗系列丛书

罗勇著

爱情
选择题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选择题

罗勇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5

(青春旗)

ISBN 7-5360-4615-4

I. 爱 ...

II. 罗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4989 号

责任编辑: 谢日新

技术编辑: 易 平

平面设计: 苏家杰

插图: 刘 瑾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肇庆星湖大道)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7.25 3 插页

字 数 170,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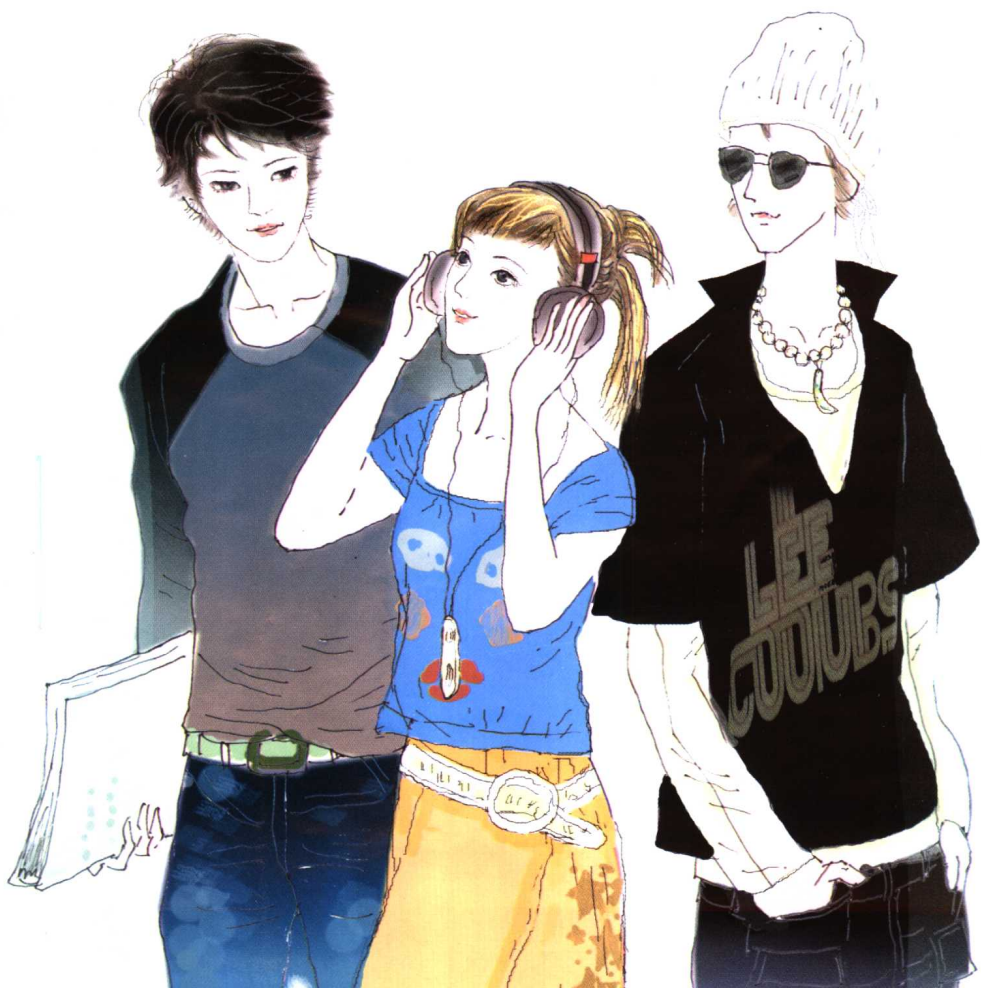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5360-4615-4/I·3666

定 价 12.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万

莹莹看白自强与韩星之间心心相印的样子，
心里酸酸的



白

自强自觉与万莹莹的友谊是纯洁的,却想不到会招来韩星的嫉妒



白

自强死了,韩星和万莹莹
的友谊也死了



韩 星一夜醒来,发现被陶泰夺去了贞操,
顿时痛不欲生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一所普通大学里几个同班同学的身上，白自强韩星是青梅竹马的恋人，陶泰是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三人自小团结友爱，考入大学，结识了高干子女顾鹏飞和万莹莹。几个人身处不同的家庭环境，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他们各异的人格，当他们面对过去和未来、爱情和友谊、社会与家庭，那隐藏于人后的性格使他们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各不相同的变化。矛盾因此产生，陶泰嫉妒白自强，想尽一切办法破坏他与韩星的爱情，并最终用阴谋手段使韩星失身。万莹莹对白自强一厢情愿的单思，也常使白韩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一连串的误会与巧合，使得一段人人称羡的恋情成为令人扼腕的悲剧。

小说给人的启示是：应当热爱生活，珍惜身边的人，生活里的无常包容于有常之中，珍爱自己拥有的一切比什么都重要。

目 录

第一章

梧桐树下的等待 /1

飘来飘去的云 /7

秋千摇椅 /10

辉爸爸 /15

午夜的电话 /19

第二章

记忆是只狗 /25

万莹莹的心事 /31

不欢而散 /38

远去的周大鹏 /42

第三章

打不开的窗户 /49

那一场大雨 /55

第二十五层楼 /60

目标远了 /66

第四章

蔡蓉 /72

伟大的屁 /78

有没有地老天荒的爱情 /84

聚会 /90

第五章

你在我梦想的殿堂里哭泣 /97

看不见你爱我的样子 /103

我的故事只有你听 /108

削笔刀 /115

第六章

选拔之前 /121

选拔之后 /127

当目标再次靠近的时候 /133

快乐的土豆消失了 /139

第七章

沉重的旅行箱 /146

旅行 /151

父子协定 /157

决斗 /163

第八章

撕裂的疼痛 /169

天花板上的水渍 /175

我心已死 /181

不能不爱你 /186

第九章

如意算盘 /194

无法面对你 /200

行者无疆 /207

手心相贴指相扣 /213

不是结尾的结尾 / 220

第 一 章

梧桐树下的等待

韩星站在学校大门口，背靠着街沿那棵树干光滑油亮的梧桐树等白自强。身后的车流声汹涌不断，大门里人们鱼贯而出。韩星伫立在这全世界唯一统一不变的城市声浪里稳如礁石，泰然自若地给白自强打手机。

手机通了，不是白自强的声音，一个恶毒的女人声音说你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韩星叭的合上手机，她特烦白自强不接电话老发短信。说他好多次了，可他不卑不亢说节约闹革命，省一分是一分，多一分钱离我们的目标就更近一点。白自强对钱的态度老太婆对针线活似的有一份力不从心的耐性。

一朵云悠然从高楼后面飘过来，韩星想，等云朵飘过我的头顶你还不出现，我就指挥双脚带我离开，让你难过得想跳楼。

多少年多少月多少天，韩星喜欢靠在正对学校大门的梧桐树下等白自强。她看着他的人群里朝她急急走来时，心里的幸福满满的盛不下，由眼睛往外流淌，幸福的清泉把她的眼睛漂洗得格外清亮。人群里的白自强是条自由游弋的鱼，颇长的身影游出人群游进韩星水光粼粼的眼睛一头扎进她的心里，水花翻卷起来又舒展开，滋润了她脸上的微笑，那笑就有了水的波纹，盛开在杂乱喧嚣的市声里，安静，悠闲，别无所求，伴随春来秋往，雁去雁回，从大一到大四。

陶泰说将来手里钱多得咬手了，他不沽名钓誉的扶贫赈灾夸富露财，一定在那棵梧桐树下给韩星立座塑像。他说，我真不明白，白自强有什么高档的，一鼻子两眼睛特普通的两足动物，值得你不惜用娇躯年长月久的蹭老树皮，他不心疼我都心疼了。他怎么老让你等呢？学生会的干部没谁比他忙，人家顾鹏飞官比他大，闲得手的功能都退化了。

陶泰不明白韩星心里的感觉，他不知道她习惯等他，伫立于人海里，在一个他即将出现的地方，她说不出为什么，喜欢不一定都有理由，非要让别人理解。自强说爱情是只魔手，会把平凡的小事变得扑朔迷离充满诱惑。陶泰笑他们装纯情，“现实点好不好，无事找事的像对中学恋人，一对爱情菜鸟，晕。”

她当初放弃陶泰选择白自强就是因为自强懂得她的心。恋爱之前，男孩女孩心里的翅膀都是顺边的，不能飞翔只能扑腾，等到有一天，男孩的心和女孩的心融为一体，一对翅膀呼啦啦张开，开始自由自在的飞翔。

陶泰曾让她的心里扑腾过，而白自强总让她飞翔。穿越时间，穿越过往，穿越痛苦和忧伤，在快乐的天空里悠然滑

翔。

自强说星子你站在树下等我的样子真美，树都有了你的温度你的气息，有一天你不让我牵你的手了，我就在树下摆个摊，给每个顾客讲我们的故事，直到我老得讲不动，直到我死去。自强说这话正是日薄西山的时候，霞光铺天盖地。自强眼里闪动着温情的红光，像两簇火苗。韩星不知道是晚霞映红了他的眼睛还是他的眼睛映红了晚霞。她心里的温暖化成泪水，潸然而下。

手机响了，是自强的短信：马上到，稍等，OK。他发短信越来越像电报，简短得恨不能用横平竖直表达意思。

韩星抬头看天空，云朵过去了。她给自强回短信：轻轻的我走了，像天边的那朵云彩。

韩星合上手机，自己给自己笑一下。她觉得云朵过去了，她不等白自强是天意，她甚至感到那朵云在她赋予它特殊使命后飘得很快，有些仓皇。她心里飘扬起雪花一样的轻松。要怪就怪自强的脚步太慢，要怪就怪云朵飘得太快了。

理理书包带，韩星准备指挥双脚带自己离开。多年了，自强出现就把她的书包揽到肩上，她早已习惯走路时空脚空手的自由。她看看身后的树干，油亮光滑的地方，照见她嫩绿的T恤，闪闪地动，像树的灵魂。比人稍高的地方，是大一那年的春天白自强用刀刻下的图案，一把雨伞，一根拐杖。自强说，年轻时我是你的雨伞，为你遮风挡雨，老了我是你的拐杖，搀扶你往前走。

雨伞已经不像雨伞，恰似一个疤痕表面粗粝粝的，拐杖却完全成了道裂口，醒目地竖在“雨伞”旁边。韩星想时间过得真快，那些一直鲜活在她心里的痕迹，在现实里早已面

目全非。她和自强的爱情故事，恰如夹在书里的陈年照片，已经闻到历史的味道。

她再次看看人迹寥寥的学校大门，如果自强出现，她的脚是会停下来的，脸上会铺开一如既往的笑。她的有些器官就像自强喂养的狗，见到他就会不由自主的表示亲昵。

转头的瞬间，她的双眼突然陷入从天而降的黑暗。谁罪恶的黑手从后面捂住她的眼睛。别闹自强，她抓住那双手的刹那她知道判断失误了，那不是自强的手。接着一股淡淡的香水味钻进鼻孔。她说死陶泰拿开你的猫爪。陶泰从搬离他们大院就开始用香水，从中学到大学，坚持一种法国牌子，坚贞不渝。淡雅的香味飘荡了许多年，她每次闻着都想笑。香水的味道冲淡了她对陶泰的记忆，在这以前，陶泰常常是不修边幅的，臭脚丫远近闻名。童年的时候，他那两管长生不老的鼻涕让整个大院的大人孩子发怵，尤其吃饭的时候，陶泰的出现会带来类似粉丝们见到偶像的尖叫，内容清晰可辨：陶泰快把你的鼻涕擤掉，快！

小学的语文老师不止一次皱着眉毛叫陶泰擤鼻涕，可不到一分钟，粘稠淡绿的鼻涕又不折不扣探头探脑地往外爬。据说唐朝大诗人李白有首诗是描写陶泰鼻涕的：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粉条挂嘴边。

后面的一句是语文老师无奈的灵机一动。那时，这首诗

就像流行歌曲似的人尽皆知。期末考试的时候恰巧有道填空题要填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许多人毫不犹豫填了“疑是粉条挂嘴边”，包括白自强。

陶泰不以为然，变废为宝，拿鼻涕当武器恫吓人。他老威胁白自强带饼干给他吃，“你不带我拿鼻涕砸你”。

那时白自强的父亲是工厂里的什么长，家庭条件要比韩星陶泰家好一些。自强的校服洗得很干净，白衬衣的领子纤尘不染。自强举起双手说我带我带，你别你别。

陶泰也威胁过韩星，他把她珍爱的手摇式的削笔刀弄坏了，她哭着要告老师。陶泰呼地将鼻涕吹到嘴唇上：“你敢告我我拿鼻涕砸你。”他不动手不动脚光仰起脸，鼻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她的哭声戛然而止。

陶泰爸说：“小时浓鼻涕，长大好汉子。”

多年以后，陶泰家搬离杂乱的大院，陶泰真的变了，没有从前的一丝半星踪影，根本没法从他身上找到童年的痕迹。韩星有时候觉得陶泰很陌生，他搬家后就像蝉一样蜕了童年的皮。把一切都褪在昨天，重新长出个模样。

陶泰嘻嘻地放了手说，嗨，阴谋失败，你对我熟悉得不用眼睛就能感觉到，白自强有没有这种待遇。

韩星揉着眼睛说他远在千里之外我就能感应，你的手老这么重，小心自强剋你。

陶泰说白自强是只黄鼠狼，放个屁传到千里之外你还能感应，功力不浅。

韩星刚要开口，一个声音说，陶泰你说话老是不文明。韩星转过头，就看见顾鹏飞倚在梧桐树上，双手交抱胸前，悠闲地晃着脚。

我与鹏飞打赌我能冒充自强亲你的脸，他不信，我还真失败了，鹏飞老有先见之明。陶泰说。

顾鹏飞放下双手，揣进裤袋，凭空里抬脚朝陶泰虚踢一脚。说谁与你打赌了，我还没说话你就上去了，你这人呀，冒失。

陶泰讪讪的说，是，冒失。不过韩星不会计较的，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好得像穿一条裤子……

顾鹏飞哎了一声，陶泰的话像被凌空而来的飞刀斩断了。不屑的神色淹没了顾鹏飞的脸。听听你说的话，顾鹏飞说，像个大学生说的么。

陶泰脸上的恼怒一闪而逝，隐藏进温和的笑容，像深水里的鱼，时隐时现。

韩星说陶泰从小说话口无遮拦惯了，没心没肺的。她觉得顾鹏飞假得像坐在主席台上开会的干部，他不应该穿名牌休闲服，最适合他的是四袋服，左边的口袋里插一排象征文化程度高低的钢笔，开口同志闭口同志。

我这人就是口无遮拦没心没肺的鹏飞主席你不知道。陶泰重复韩星的话。韩星听到“主席”两个字就笑了，她忘了顾鹏飞除了当任班长外还当学生会主席，威风得衣服角都能把人扇一大跟斗。

陶泰说韩星今天挂到空档里了，怎么还傻等你的情哥哥么？走吧走吧，我请你喝咖啡。新开的，特有品味。

韩星和陶泰离开的时候看了看学校大门。孤零零的保安站在门口，一页纸片被风从门里吹出来，贴地翻飞尔后被一辆风驰电掣的汽车扯上半空，轻飘飘的飞舞。她想，白自强的短信就像那张白纸似的轻，飞到她的手机里，没有重量。